

烟台故事

蓬莱的四大古海口

郑伟基

海口,即河流通海的地方或海湾内的港口。《山东通志》云:“海口者,舟船出海入海之口或海上经行之路也。”赵尔巽《清史稿》云:“山东海岸绵亘,自直隶界屈曲而南以达江苏,其间大小海口二百余处。”《蓬莱县志》记载:“蓬莱海口有四,一为登州港,二为栾家口,三为刘家旺口,四为平畅河口。常有帆船往来航行,与大连、营口、安东通航。”

登州港

蓬莱水城,古称“登州港”,坐落于临海的丹崖山东南侧,由海港建筑和防御性建筑两大部分组成。登州港为我国北方的千年古港,早在隋唐时期,登州便与福建泉州、江苏扬州、浙江明州(今宁波),并称为中国四大通商口岸。

登州古港早在新石器时代,就曾向辽东半岛传播龙山文化。春秋战国时期,它是齐国的出海口。汉朝开展丝绸外交,这里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。从此以后,它成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之一,在经济、文化和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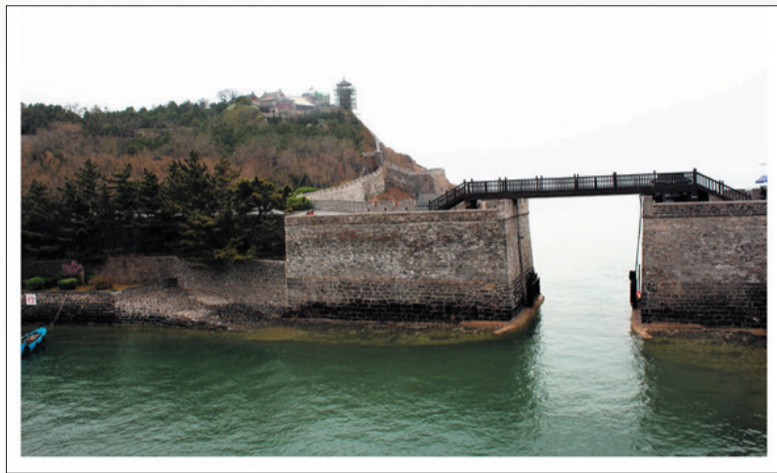
胶东半岛种桑、养蚕和生产丝织品历史悠久,这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。其实,在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前,以登州古港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就已形成。这条航线从登州港出发,经由庙岛群岛登州海道穿过渤海海峡,在辽东旅顺老铁山转航鸭绿江口,再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和东海岸航行,穿过对马海峡,到达日本北九州。以登州港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,成为中、朝、日三国间文化和商贸交流的桥梁和纽带。

北宋中期,登州古港的军事建设得到不断加强,以大规模建设刀鱼寨为标志,蓬莱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海防要塞。“刀鱼寨”因港内驻泊的“刀鱼战船”而得名。这种船船体狭长,状如刀鱼,航速快,适合于海上巡逻和作战。

国家统一组织船只从水道运输粮食,供应京城或军需,古代称为“漕运”。漕运有内河漕运和海上漕运两种。自元代开始,海上漕运从刘家港(江苏太仓县浏河)出发,经登州港及沙门岛(今长岛),再向西进入界河(今海河)口。当运粮与护航船队来到登州时,“万艘如云,毕集海滨”,此情景一直延续至明清两代。

栾家口

据史料记载,早在新石器时代,栾家口港就和登州港一起,共同向辽东半岛传播龙山文化。春秋战国时期,它是各诸侯国的出海口之一。在汉唐时期,是海上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之一。栾家口港于清代中叶形成规模,成为水旱码头,东北三省的大豆、豆饼、木材,以及天津、江浙和



登州古港

半个山东的物资,都在栾家口码头集散。“日出千杆旗,日落万盏灯”,是当年古港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。

明代洪武年间,栾家口修建了百合所城寨。目前,在村北临海处,尚存城寨和古城墙遗迹。城墙内的古灯塔,历经600多年风风雨雨,依然矗立在海口的畔。峰山顶上,存有烽火台遗迹。村中有一眼古井,原来位于古城寨内,为军民共用。村民俗称“营子里老井”,至今井台保存完好。

当年栾家口商埠有大小商号300余家,许多全国闻名的大商号在此都有分支机构,如永顺泰、万顺庆、义和诚、双玉和、合源兴、义昌隆、乾坤泰等。当地曾流传顺口溜:“头顶没有一片瓦,脚下亦无半分地,一家老少几口人,照样吃香喝辣的。”意思是栾家口港繁荣兴旺,就业机会多,钱也好挣。

栾家口港自古以来就是山东人从海路闯关东的集结地和始发地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,八路军奉命从胶东渡海挺进东北,六万大军正是从栾家口、黄河营、龙口三地集结出发,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海上战略大转移的奇迹。1949年华东野战军解放长山列岛时,栾家口又是渡海港口之一。

刘家旺口

刘家旺位于蓬莱城东约15公里处,村东不远处就是黄海。海岸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,形成了天然的港湾,自古就是通航的重要口岸,也是明代蓬莱沿海六寨城之一。

明朝洪武年间,为防倭寇入侵,在刘家旺百户所西部修建备倭城堡,位于赵格庄村,北海滨悬崖之上,呈不规则四方形,南北长140米,东西宽106米。当地居民称“围里”“营子岬”,现为烟台市文物保护单位。在古城东部刘家旺村北建一座兵营,驻守军队。兵营四周是一米多宽的城墙,南北长150米,东西宽130米。城中大街纵贯南北,两面各建营房三排,100余间。后来官兵撤走,周围百姓入住,逐渐形成村庄,命名为营子里村,沿用至今。

之后,兵营城墙被拆毁,如今只

留下“城下”“城门口”“西南官(关)烟台岗(烟墩)”等地名。1987年村里建房,挖出铜炮两门,上铸有“洪武十三年莱州卫监制”字样,现收藏于登州博物馆,为国家珍贵文物。

到了清代,海口的城寨失去军事功能,逐渐转为港口功能。许多胶东移民从这里作为出发地,漂洋过海闯关东。有些移民后代因年代久远,忘记了祖籍具体地址,只记得长辈说是从蓬莱刘家旺渡海迁来,因此,刘家旺成为了他们祖籍的代名词。刘家旺是蓬莱地区的主要渔港之一,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是民间的渔灯节,各家各户都从自家出发,打着彩旗,带着贡品和渔灯,一路燃放鞭炮,来到海边祭祀,祈求一年风平浪静,渔业丰收。

平畅河口

平畅河口又称河口门。早年间,河口门水面宽阔,海滩西至海头村,东至山后陈家村,细沙隆起,平坦开阔,没有礁石,是典型的黄金海岸和天然避风良港。

隋唐时期,河口门开始出现进行海上贸易的船只。唐太宗东征高丽时,曾在此集结过战船。宋朝时,河口门一度被金兵占领。因海上运输方便,商船、兵船均可直达东北,当年这里开始出现商埠。

河口门商埠真正发展兴盛,是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的。当时,朝廷允许山东和奉天的海运商船进行往来,把东北的木材、皮货、药材等通过河口门运到潮水,转而销往山东和南方各地,极大地促进了胶东地区的经济发展。

清末民初,河口门商埠达到历史鼎盛时期。海上贸易空前繁荣,各地有经济实力的商贾纷纷云集于此。港内大商船有20多艘,停靠船只装卸货物的码头有4个。商铺、货栈、榨油厂、饭馆、钱庄、当铺等应运而生,达三四十家。

在河口门西北有解宋营寨,并设三座烟墩。分别是东面的墟里烟墩,西南的解宋烟墩,以及东峰子烟墩。解宋营寨是山东半岛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明代百户所城堡。在河口门西南还设有芦洋寨。

往事如昨

去生资站送猪

姜钊

上世纪60年代,三年困难时期过后,在“队为基础,三级所有”的体制下,我们公社社员每家分到了一小块(每人2分地)自留地,几次集体化养猪失败后,允许并鼓励社员个体养猪,羊、鸡、鸭等家畜家禽。但猪肥出圈后,必须卖给国家,禁止滥宰私杀。鸡蛋也可卖给供销社,补充城镇副食品需求。

于是,多数农户的猪圈中有了猪崽的“哼哼”声,院落里有了“咯咯咯”的鸡群。农户有了生气,庄稼人脸上有了笑容。

刚买回的猪崽一般不超过15公斤,因刚刚断奶十几天,抗病能力弱,要细心喂养,多喂点精饲料。几天之后,就有人下乡阉猪。两个月后,猪崽就长成了三四十公斤的“壳郎猪”。俗话说:“半大小子壳郎猪”,这期间猪崽的食量增大,生长迅速。

喂猪的主要饲料是地瓜、地瓜干面,精饲料是花生饼,粗饲料就是地瓜叶。我们家一般一年养两头,出圈的猪十个月一般能长到100公斤重。

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。那时,公社生资收购站有人下乡,由村兽医配合,走家串户,查验肥猪的成长状况并记录在册。一旦你家肥猪达标且有收购任务,就会约定收购日期和送猪时间,你家的猪就要出圈了。

送猪的日子到了。母亲摸黑起来,先喂猪,让它吃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餐。爷爷点起了陈旧古老的马灯,照亮了院落和猪圈。然后,关上街门,爷爷、父亲和我三人放倒圈门石,将猪赶到院子中。一个人抓住猪尾巴提起来,让它的后腿离地;另一个人抓住猪的前蹄一拉,猪便倒地并发出嚎叫。那叫声让人心惊肉跳,划破黎明,混入到村里其他送猪户里传来的嚎声中。然后,几个人七手八脚用事先备好的麻绳把猪的四蹄绑定,再用粗绳和杠子把猪抬出大门,装上手推车绑好,就可启程了。

父亲推车我拉车,一路上猪不断地哼哼,颠簸的时候挣扎几下。有一次刚过青石路口,下坡时,由于猪绑得稍偏前,加之重心偏高,车轮碾压到一块石头,车子朝前翻了过去,车轮朝天,猪被压在下面。好在猪不是很大,加上折腾了一路,它也没多大的力气挣扎。我们爷俩合力把车子重新翻转过来,继续上路。

到了收购站已是天大亮(方言,天打亮了),不大的空地上,卧躺着一片肥猪,还有很多肥猪仍然绑在车子上。也许是受到了惊吓,也许是到了该排泄的时候,猪们随地开始拉尿,空气中飘散着臊臭味。

开始收猪了。人们前面拽耳朵、后面揪尾巴地把猪逼进了一条栅道,赶进一个大铁笼里称重。一人用手在猪的前肘后臀按压几下,验等级,然后用剪刀在猪身上剪下几道杠杠以示等级,然后开出条子。猪被赶到一个较大的圈里,饲养了近一年的猪就和你告别了。待拿着条子排队领款,这时已日上三竿。

回家时,路过穴坊饭店,里面飘来葱花爆锅的香味,勾起了我肚子里的馋虫。那一角三分钱一碗的打卤面多么诱人!父亲不说话,我也不好意思开口。我推着空车,父亲默默地跟在后面,回家吃饭。

每年送两次猪,我最不爱听的就是猪的嚎叫。养活了近一年的猪,我心里有些不舍,下不了手,但不下狠心就绑不住它。回来后,看到空空的猪圈,心中也有些许失落。